


SHILYANGCHANG SHILYANGCHANG

● 寒北星 著

A close-up 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white dress and a dark necklace.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one side of her face in shadow. The title '十里洋场' is overlaid in large red characters.

十里洋场

十里洋场

寒北星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十里洋场

寒北星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32 0.5 印张 210 千字 1990 年 1 月第 1 版
199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3.70 元

ISBN 7 - 80 505 - 227 -1 / I · 221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发生在十里洋场大上海的一桩十分悲惨的故事。

《时原》报馆突然收到令人震惊的社会要闻，史家洋行老板史占刁以招收职员为诱饵，从扬州将十名丽女骗入洋行的地下魔窟，对其奸污后转手卖给妓院，两名惨遭蹂躏迫害致死，落款人竟是逃出魔窟的杨秀花。总编辛忧国和年轻记者方顷文开始了艰难采访。史占刁设下风流陷阱，不惜以两个亲生女儿引方顷文上钩，结果阴谋失败。一篇声讨史家洋行罪恶的檄文见报后，丧心病狂的史占刁派出护院杀手将辛忧国沉江。并让其姿色绝美的女儿菲菲携带珠宝收买警察署长吴壮义和刑事审判庭长杜名武，致使一场场悲剧连续发生，方顷文以诬告罪入狱，方家丝绸店被史家洋行吞并，方顷文的父亲血溅店门，方顷文的妹妹方桂贞搭救弟弟绝望，携带未婚夫辛忧国的父亲含恨离开上海，沦落北平。又为生活所迫，瞒着公公卖身妓院，受尽蹂躏，也没能逃出史占刁的魔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辛忧国和方顷文并没有死。经过千难万险的折磨，他们不仅报了冤仇，也终于能同自己的离难情人生死相见……

通篇情节跌宕起伏，内容感人。

1

外滩的钟声悠扬在子夜的上空，从黄浦江闪动着灯火的码头上，不时传来货轮的呜呜声，在湿漉漉凉风里，给这座三十年代的东方大世界增添了几分凉意。

货轮的呜呜声，象为沉醉的城市呼唤。

此时，烟馆、赌场、妓院颇显得兴奋和忙碌，各家报馆的机轮也在纷纷飞转。

时原报馆坐落在外滩附近的刘家巷西侧，这是一家专门搜集刊登社会新闻为主原料的报纸，很引读者的兴趣。十里洋场的奇闻怪事，通过这个传声筒一经播散，立即震动整个大世界。它的权威与作用不小，被洋行老板及帮赌烟淫界重视。方顷文被一则刚收到不久的新闻吸引了，那是写给自己的：

史家洋行老板史占刁，近从扬州招来十名女职，个个如花似玉，丰姿绰然，楚楚动人，三天之内，十名丽人全被奸污。然后反手转给人贩子卖给妓院。

其中有二名因反抗奸污惨遭杀害……

这则触目惊心的要闻看样子出自一位秀女之手。那字写得娟秀清丽，行目整齐，文辞也佳。最使方顷文认为是女性之手的原因是落款的地址和芳名：暂住外滩西园里十四条北二十七号泰丽洁。方顷文感到事件的棘手，而对充满愤火掺着血泪控诉的新闻，一种责任感又使他心中升起不平，是去详实闻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个水落石出。那泰丽洁之所以落下芳名，一定有许多苦水要面诉，要详细告诉史家的丑闻。否则，不会轻易落下自己的地址和芳名。这个泰丽洁到底是什么人呢？与十名扬州女工是什么关系呢？方顷文愈想愈感到事情的严重。如果将这则文稿随便扔进废稿堆中，谁也不知道史家洋行根底，不知道史老板的丑陋淫恶。如果详细查访，刊出新闻始末，说不定会招来天灾人祸。一想到史家洋行在上海滩的势力，方顷文又有些胆怯了。

史家洋行坐落在外滩南侧的宏大楼中，史进豪年入五十，家有一个花花公子名叫史万贯，绰号“贴膏”。取名万贯可见其父对他财钱上如此的厚望。可惜这个花花公子生来貌丑，尖嘴猴腮，加上贪色如魔，二十岁上他沾手的女人竟有七十六人。平素他不跟父掌握经营，却游串于五花八门的妓院。史进豪尽管淫色如魔但头脑并不简单，在整个大世界活动范围极广，通渠宽阔，结识帮会流氓、政府官员、富商巨贾、租界巡捕，经营种种不法事业，日进斗金。靠这些不义之财贿赂官场，勾结军警界，成为十分神通的控制力量。这些方顷文有过耳闻，但真正揭露史家洋行的罪恶要闻，自从他调进报馆，还从未有人投递文稿揭露。

泰丽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胆敢向史家洋行挑战，此人从什么渠道掌握了史家的丑闻呢？胆、胆、胆！无论是男是女，泰丽洁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钦佩。

一想到自己的家族和现状，他的勇气和决心又悄然消退：

方顷文出生在江苏淮河岸边，祖父方清远曾做过前清的淮南知县，因不畏权贵，怀才而不遇升、造福桑梓而加过。他治理淮南时，风调雨顺，政通人和，五谷丰登，家家喜乐洋洋。只因朝廷巡视来淮南敲诈勒索，挑奸民女未许，得罪巡视惨遭谗言，任知县不满免官，后携妻室儿女打渔为生。民国初年病死于淮河岸边，淮南人不忘恩情，曾立碑纪念这位被免职的清廉知县。方顷文的父亲方永志自父逝后，又安葬了母亲方氏于淮河岸边，携带年仅二岁的方顷文和一岁的方桂贞同妻子闯进上海滩。租借了一间不遮风雨的客栈住下。他的父亲拉洋车，母亲替富贵人家拆拆洗洗打短工，伺养着两个孩子，到方顷文十三岁和方桂贞十二岁时，家境有了好转，那是因为突然的一件事……

是年冬天，一向少雪的上海滩连日落雪。方永志拉车去火车站，忽然看到一位穿长袍大褂的温情老者，年有五十出头，象个白面书生，戴一副眼镜，满头银发，出站后昏倒在地，提包扔出去一米多远。此时，几个年轻人蜂拥而上，欲抢提包，方永志看见，急忙拉车上前，对他们说：“不要抢了，这是我叔父。”说完，夺下提包放在车内，然后又抱起老人，直接送了医院。因住院诊治急需要钱，他只好到了当铺当了洋车，然后救活了老者的命。出院那天，方永志扶着走着，走着。老者已经知道了病发和治疗的全过程，（不过不是从方永志嘴里知道的，而是从护士和医生那里知道的），深感

内谢，却并没有言表什么。临别，十分感动地说：“谢谢救命之恩。”说着，把提包打开，内装十万元，然后取出五万元，

“好人啊！好人啊！权谢救命之恩。医生早说了，如果不是你及时相救，我这心脏病怕没有今日了。”方永志眼里含着泪花，摇了摇头。望着老者温善的面孔，又点了点头，说：“您是我在上海滩遇到的第一个好人。先生，还记得每次您坐我的车多给钱的事吗？”老者摇了摇头，意思是记不清了。方永志湿润润的眼睛又望了老者一眼，说：“不容易，辛苦啊！多给五元吧，有什么困难说话，车夫！您不记得您曾对我说过和做过的事吗？”老者突然想起来，眼里流露出回忆的神色，点了点头又说：“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每次从京津归沪，我都是坐你的车。”老者显得十分感动，再没有说什么，把提包锁好，道了声谢谢，转身走了。方永志回到了家，洋车当了，一家四口人靠什么糊口呢？小方顷文对父亲说：“不要着急，我和妹妹去拾破烂，能行。”方顷文母亲对丈夫说：“那个老者不知道咱们的处境啊！”谁料，说话时正时初夜，一家人正围在一起发愁，方顷文母亲的话却被悄悄跟踪来站在门外老者听到。原来老者自离开方永志后，并没有走远，等到永志去搬运处干完苦力，手里拿着工头发给的二元钱回家时，便继续跟踪而来。他目睹了方家如此惨苦的情景，想到方永志那颗纯朴善良的心，默默地含泪离开方家，过了两天，方永志突然接到一张属于自己的一张“方永志丝绸店”的店契。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名字，全家人顿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按照上面的地址，方永志领着方顷文找到了坐落在繁华街道上的丝绸店，过去方永志也曾拉洋车路过此地，丝绸店在他印记中是一个姓沈名还公字号的人开办，

经营全国最驰名的丝纱和绸缎，价码也公平，所以沈还公丝绸店远近闻名。他并不知道沈还公是什么人物。如今站在店前，更叫他们惊讶，那店牌早已换了字号，上面分明写着“方永志丝绸店”。只是丝纱绸缎匹匹珍品从橱窗下货，成了近乎一座空绸缎店，进进出出的家人，车夫忙忙碌碌，象倾家搬迁。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老者终于从人流中出来，身边领着一位绝美少女，其身材苗条，丰姿楚楚动人，面如玉秀，目如秋湖，神情动态十分诱人。方永志一眼认出老者，扑上前去，激动呼唤，“沈先生，这……”他把“店契”伸出来给对方看。老者微微一笑，非常自然地说：“往后，这座绸缎店就是你的了，万贯家财不足惜，得一知己如金山。”老者把方永志领进正房，指着一箱箱打着封条的箱子又说：“沈某远离上海了，此次北赴津门。在那里开了一家古董商行，领着爱女和家人远走高飞了。这店就交给你了，这箱中丝纱绸缎，请你择日重新挂出，当开业时，也好让顾主感到新鲜。今生有幸，万望到津门做客。”方永志感动得放声大哭。“沈先生，真没想到您是这等交友舍财之人。我们一家苦人永远不忘沈先生之恩德。”说着，方永志对方顷文说：“快给沈先生叩头。”方顷文忽闪着一双聪明的眼睛注视了沈还公一眼，扑通一声跪倒地上说：“沈伯伯如此周济贫寒，方顷文永生不忘。”站在一旁的沈小姐看到方顷文聪颖灵利，英俊刚直，没等爸爸答言，急切地说：“方哥哥如后会有期，沈兰愿有机会津门相见。”沈还公听到面前少年出口不凡；又见他刚直英俊，心里升上特有的喜爱，急忙扶起他说：“孩子，伯父愿你在十里洋行混出个样子来，不管到什么时候，天地良知，济贫救饿，多行好事啊！”

沈还公携带沈小姐及家人离沪赴津后，方顷文一家搬进沈家丝绸店。方永志丝绸店继承了沈还公良好的经商之道，日益兴旺发达，很快引起商界注目。再加上方顷文考入报馆，方桂贞也出落得丰姿绝秀，引得众多花花公子及达官贵人口涎三尺。尤其是史万贯，曾不止一次地上门求婚，全被方永志阻挡回去。对于这些，方顷文心里早知，而史占刁凭借各种势力使洋行生意兴隆之际，也使他的双花史艳艳和史菲菲大出风头。而方顷文的名字在时原报上总著有大块文章之实，尤其引得史家洋行双花心火欲动。听家父说，史家也曾托媒人来店求亲。方顷文没有答应。自从沈兰定居津门后，他们鸿雁传书，早已情真意切。他喜欢沈小姐的美丽和多才；沈小姐则喜欢他的聪明英俊，正直纯真，俩人便私自定了终身。这自然使得史家碰了一鼻子灰。然而，史菲菲和史艳艳并没有泯灭对方顷文的占有之心。

方顷文常以记者出没于大世界各个领域，深知史家盘根错节极其复杂的社会网络。史家洋行同家父经营的丝绸店比较起来，财源上不能相比，社会势力上更不能相攀。再说方永志人品同史占刁决然不同。史家曾放出口风，如方家公子不答应同史家姑娘成亲，史家公子得不到方家小姐，史占刁什么事也会干得出来。要想在上海滩占住脚跟，必须听史占刁安排，否则……这些口风方永志早有耳闻。方顷文也略知一二。在这样的火山口上，又出现了史家洋行蹂躏迫害民女的事件，方顷文便犹豫不决。想到真正采访起来会是那样轻而易举吗？这里面会不会布下什么陷阱呢？他想起沈小姐从津门前些天寄来的信：

文，吻你，上海滩是块是非之地，家父为什么离沪来津，他的生意在沪并不是不景气，那里是五毒俱全的世界，稍不留意，便有被陷下去的危险。为了好，渴望你辞去时原报职务，来津吧。我十分的念你，你忍心叫我空梦盼你等你，虚度青春吗？

.....

你的兰

×月×日

他想到沈小姐，日夜盼望他的归去，他又替家父和方桂贞妹妹担忧。如果自己离开报馆史占刁会大耍阴威，家父连同苦心经营起来的丝绸店也会遭到不幸。丝绸店破产，能对得起远在津门的沈还公伯父吗？

望着那则新闻稿，想来想去，最后，方顷文紧握拳头砰一声砸在桌上，气愤地说：“为民伸张正义，揭露史家洋行的丑闻。消息一旦面世，史家洋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高度的社会舆论会扫去史占刁不可一世的威风！”主意一定，方顷文带好相机，将笔记本和泰丽洁那则要闻一块装进黑色的小皮包中，连夜骑自行车到外滩西园里十四条北二十七号。

这是一座幽深清静的胡同，夜色之中更显得孤单与恐怖。远处黄浦江码头上飘来货轮的呜呜声，在一弯残月的映照下，十四条胡同愈发显得惨人。他的头发根子倒立起来，有点后悔自己的冒失。如果泰丽洁真的是女性，深更半夜闯进女人的房间，会引起对方什么疑问呢？即使是单纯的为了尽快发稿也不该如此不慎重。他有点怨自己，职业的缘故，一旦有消息，并且很有价值，他从来是不辞辛苦、不分黑天白夜地

去采访整理的。在时原报馆，正因为他的勤奋和快与准，为报纸增强了知名度，扩大了报纸的发行量，引起了整个大世界的轰动。一想到揭露出史家洋行丑恶本质和现实价值，又打消了一切顾忌，便勇敢地按响了二十七号门的门铃。门子久久没开，方顷文心中有些纳闷，莫非找错了门牌。借着月光他再一次凑近门牌，上面的地址牌毫无差错。这是一座半新不旧的黑色小门，上面的旧漆已开始脱落。除了门牌号和不新不旧的门子，还有一块小匾钉在门外边的墙壁上，那上面写着“风乐园”三字。方顷文的心一下子怦怦乱跳起来。他曾经遇到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件，看到过类似招牌的背后，其实是一座女人出卖肉体 and 男人行欢作乐的妓院。也有许多富家弟子，神不知鬼不觉被诱进暗娼的住处，受骗上当，破费钱财。更有些阴谋诡计也在这种地方得到实现。美人计下面其实是万丈陷阱……方顷文脑海中霎时成了一片空白，是进是退？一种预感到上当受骗的滋味油然而生。他仔细又一想，谁又打着史家洋行丑恶的招牌招摇过市，想以此为诱饵，诱骗报馆呢？其最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想来想去，他看门子迟迟不开，转身正要离去。门子吱一声开了，走出一个妙龄少女，一身洁白色的旗袍，柔发在月光下闪着光泽，耸起的胸部左上角还插着一朵猩红的艳花，丰满苗条的身段充满诱人的魅力，一缕缕淡雅的香味扑面而来，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那一双水灵灵的丹凤眼，圆型的脸上细白而泛着淡淡的浅红。嘴上抹了不浓不淡的口红。哦！好一个月下女郎，这是方顷文没有想到的，这样高雅清秀的少女莫非就是揭露史家洋行罪恶的秦丽洁吗？他上下打量了对方一下，急忙掏出证件递给她轻声说：“小姐，对不起，打扰您了，我们刚刚

收到一则闻稿，有些内容，还不够具体，所以连夜打扰了，请问泰丽洁小姐就在这里住吗？”一连串的话语使得面前这位丰姿绝伦的少女竟没有看证件便以脉脉含情的眼睛直勾勾盯在方顷文的脸上。他真诚的目光同她那荡动着秋波的光韵相碰时有些惶然。在上海滩上，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少女，竟象是天仙下凡，撩得方顷文心动。说真的，他还是第一次为一个少女动心。并且这个少女竟然同远在津门的沈小姐长相十分相似，是因为貌似的缘故，还是因为太思念沈兰？方顷文的心颤动了。面前的少女似乎看出他的心声，微微一笑，轻声说：“您就是……”她故意没说出他的名字。

“方顷文。”他很自然地回答。

“您的名字整个大上海滩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请进吧，您总算来了。”面前的少女，象同很亲近的人相逢。既显得激动，又急中不乱，竟伸手拉住他的手进了门，随手又将门关上。二人沿着青石铺成的院中小径朝里走，方顷文此时才从心慌意乱中稳定下来。他仔细打量这个院落起来。这是一座三合院落，颇有几分古香古色。上房三间，配房左右两边，都是呈仿古式建筑的瓦房。院中堆起一座假山，虽然小巧，但看上去颇有意境。这座院落布局十分考究合理，又象是书香门第。果然不出方顷文所料，进了正屋，满墙挂着诗画，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只是室内空静，除了下房里隐隐闪动着一丝光亮外，整个院落都显得十分沉重。这一下子使方顷文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他象走进一个与那则文稿毫不相关的世界中来。少女似乎看出他的心境，亲热地招呼他坐在太师椅上，又递来一杯热茶。壁灯，吊灯一齐开亮，室内犹如白天。面前的少女似乎一下子把方顷文吸

引了。他一下子想起了远在津门的沈小姐，她们很象孪生姐妹。

“小姐，请问您……”方顷文温和地问。没等他说完，少女满脸升上忧云，心沉如石，眸子里浸满泪花，仿佛有什么难言之苦不能启齿。

“小姐，有什么危难之事情请告诉我。”方顷文安慰她说。

“请问你们报馆总编为人如何呢？”她忽然冒出一句使方顷文料想不到的话语。

“小姐，您问这个……”他有些不知从何而讲。

“随便问问。问过了，也好量体裁衣啊！”显然，她说的量体裁衣是在探讨时原报馆的胆略。方顷文一下子恍然大悟。时原报是以刊登社会要闻为主体的报纸，刊登过许多重大案件，也遭到过流氓、军阀、军警、达官贾商及帮赌帮娼的迫害。有过社会新闻部记者失踪的先例，警方千方百计破案，最终没有结案的事件不少。方顷文一下子领悟到眼前的小姐用语的深刻含意了。他想起了总编辑辛忧国，那个正直善良、充满刚性的汉子，年龄只有三十五岁，在时原报或在上海各报群中也算出类拔萃的人才。他是报馆的支柱啊！他想到辛总编，脸上流露出欣喜的微笑，说：

“小姐，请放心，我们的总编很好，他是好人。”

“有胆量吗？”她变得犀利的目光一下子落在方顷文的脸上，仿佛在一丝不苟地追问，小伙子，你要讲真话，不许欺骗一个纯洁的少女，她把希望和真诚寄托在你的身上，把苦难深渊及莫大的不幸告诉你，能不能伸张正义全看你了。

“小姐，请相信我们吧！”方顷文眼睛湿润了，从他那眼

神之中，任你任何人一旦见到了这种表情，这种真诚的情感的外显，这种赤热的忘我的魂魄，也会信以为真，倒出满腹苦水的。

“请原谅我没有告诉给你的我的姓名，”少女脸上泛出淡淡的红晕，细细的汗珠从她笔直的鼻梁上泛出来，闪动着一点点光亮。她掏出手绢，擦去汗水，慢慢恢复了平静，又说：“方先生，你早晚知道我是谁的，不过不是现在。泰丽洁不是我，是一个备受蹂躏的不幸的漂亮的女孩。她是我的表姐，我姓杨，叫杨倩。你能为我表姐伸冤吗？”

方顷文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激动地问：“你知道案件的始末吗？”他两眼喷出怒火。

“我家在扬州，回沪探望姨妈，顺便领我表姐去扬州游玩，可是没想到，表姐在十天前失踪了。派人四处寻找，又登了寻人启事，连个人影也没有，姨妈快要急疯了。大世界混乱，一个漂亮女孩子失踪，就等于是永别了父母和家庭，上哪去找呢？知道没有希望了，姨父怕姨妈经不住这种失踪的打击变成疯女人。昨天带她去扬州了。表姐是个出众的女孩，从小跟着姨妈，诗书画样样精通，姨妈指望她成为女画家名人，谁料到竟遭到史家洋行父子的蹂躏……”

“什么，又是史家洋行？”方顷文十分震惊，激动得一把抓住少女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泰小姐那封控诉史家洋行打着幌子奸污少女一案是假的？泰小姐被害是真，泰小姐失踪了，谁又以她的名字给我……”

“方先生，别这样。”少女挣脱开方顷文紧握的手，显得有些害怕。由于刚才的激动，方顷文在对方挣脱纤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过于气愤有些失态。当少女含着泪坐在对面的椅

子上，他才真诚地表示歉意说：“小姐，真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激动过后，对面的少女显得有些冷静了。她撩起一双痛苦的眼睛望了望方顷文，低声说：“请你原谅，是我打着表姐的幌子给你写的文稿。不过，我只能这样啊，为了表姐仇恨，请你替她……”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方顷文一下子象坠进五里雾中，一时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几桩案件。过了一会儿，他看对面的少女渐渐恢复了平静，又说：“告诉我案情的经过吧，你是怎样知道泰小姐被害的呢？”

对面的少女叙述了一件十分令人吃惊的案件。

天空飘着零星小雨，从扬州来沪探望姨妈的少女租了一辆人力车。从火车站出来，天色渐渐黑了，街道上很滑，人力车放慢了脚步。当车从史家巷口附近路过时，一个披头散发的少女从巷口爬出来。她几乎没穿衣裳，浑身是伤，嘴里淌着血，除了下身被一块布遮住，上身都裸露着。这是一个发育成熟了的青年女子，长得极为端庄秀丽。身材也高，只是被一种几乎死神狠狠抓住了。她爬到人力车前，用绝望的声音哀求说：“行行好，救救我吧。小姐，救救我吧！”

“停下。”杨倩走下车，看到在泥水中挣扎的少女，一股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她起身扶起少女，急忙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她披上，然后扶到车上，少女很快昏死过去。

“车夫，西园里十四条，快！”杨倩着急地催促车夫快走。

洋车刚刚离开史家巷口，几个拎灯笼提木棒的家伙便追赶出来。

“娘的，光屁股妞能跑到哪去？”

“追，跑不远！”

“捉回去史公子肯定把她当着那些人面勒死！”

“……”

杨倩知道如果洋车继续顺着街前走，肯定会招惹追赶，便叫车夫拐进一个丁字形胡同。等一伙打手往前追赶过去，才从另一边的街道平安回到姨妈家。临下车前，她特意掏出十元钱递给车夫说：“救一个不幸的人，你不会泄密吧？”

“好心人，好人啊！”车夫含着激动的热泪拉起车走了。

等少女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躺在整洁舒适的床上，身上的伤口也被包扎起来，几个人影同时出现在她的面前。当她看到杨倩时，坐起来扑倒她的怀里失声痛哭着说：“好姐姐，是你救了我，要不，我也和泰丽洁姐姐她们一样，叫一帮野兽糟踏够了，被卖到外地妓院。有的不从就被活活折磨死。有的死活不走就种了‘荷花’。”

“泰丽洁，你见到她了？”姨妈大吃了一惊，面如死灰。

少女突然看到墙上的照片，那是一张秀丽妩媚的脸蛋，美丽的双眸微微甜笑，象在憧憬于青春少女无限欢乐之中。少女猛然摘下镜框，真切切地望着相片说：“就是她，就是她，野兽们管她叫泰美人。”

“她在哪，我的孩子？！”姨妈再也听不下去，犹如五雷轰顶，扑倒在少女身边淌着泪又问：“我的孩子在哪？”

少女擦去落在镜框上的泪水，呆滞的目光慢慢落在杨倩姨妈的脸上，十分痛苦地说：“在史家洋行被……被糟踏得……”少女再也说不下去了。

“史占刁，我……我跟你拼了！！”杨倩的姨父转身往外面就冲，突然被少女喊住：“伯伯，不能啊！你现在去了，任何